



燕来花开

□王永威

方的潮润空气，在天穹书写狂草。领头的燕子喙间衔着桃瓣，许是刚从盛字山上的断墙残垣间拾得——桃坞中一片桃林正在山下故城打桩机的轰鸣中零落成泥。它们盘旋的姿态让我想起老师的狼毫笔，在红星宣纸上勾连提按，只是墨迹未干便被推土机碾作尘埃。

2

山色沉入靛青暮霭时，湖水愈发清透。迎仙山的倒影在波光里浮沉，宛若沉在琉璃樽中的水晶盆景。山腰处几星灯火，是留守老人小屋窗内跳动的烛焰，这灯火亮了三十年，他说在这里守护的是迎仙山的千年灵气。汉丰湖的摆渡船拖着细长灯影犁过湖面，船头明灭的灯火像女娲遗落的补天石。倚栏望去，对岸灯火蜿蜒成液态银河，某栋写字楼的玻璃幕墙正循环播放花季广告，虚拟花瓣与真实的柳絮在空中交织，竟辨不清孰真孰幻。腕表秒针与归鸟振翅的共振里，时间裂开细缝，漏出永恒的天光——这刹那的顿悟，与王阳明龙场驿夜观竹影时的震颤何其相似。

芦苇丛边的老翁忽然开口，银须颤动着艾草味的方言：“燕儿筑巢总赶不上花开。”他脚边的竹篓里探出几枝带雾的杏花，柳枝间悬着的半成品燕巢正被草茎与桃瓣填满。鱼线突然绷紧，老人手腕轻抖，钓起的却是半块青花瓷片——釉面游鱼在暮色中复活，摆尾游入他眼角的皱纹。“二十年前，这湖底沉着整座明清城镇。”他摩挲瓷片上的缠枝莲纹，“祠堂匾额砸碎那日，燕子整整哀鸣了三昼夜。”

3

广场舞的鼓点跌碎在湖面，与掠水的燕鸣交织成奇幻和弦，恍如千年宫商角徵羽跌进了电子合成器的迷幻声场。穿荧光运动鞋的妇人们旋舞出梵高笔下的星月夜，她们的母亲曾在同一片空地上跳舞，她们的祖母也曾在这里浣洗绣着并蒂莲的嫁衣。历

史如绸缎层层铺展，数代足印在时光褶皱里叠合，激荡出跨越时空的共鸣。

夜色浓稠如砚中宿墨时，栈道亮起月牙灯。飞虫在金粉般的光晕里起舞，这让我想起敦煌壁画中飞天的璎珞，千年色彩剥落处，露出画工无名氏的指纹。花瓣飘落在婴儿车上，熟睡婴孩的睫毛上栖着整个春天的魂魄，年轻母亲哼唱的摇篮曲，依稀是《牡丹亭》的曲牌混着抖音神曲的旋律。夜市烟火气被野茉莉冲淡，苔惺忪苦与夜露甘冽在鼻腔交响——这是山神调制的安魂香，张仲景若在世，当将此方记入《金匱要略》补遗。

九孔桥将月光抻成九个玉环时，我望见桥洞下游过野鸭，月华为它们铺就通往龙宫的秘径。蓦然回首间，才发觉记忆中三拱桥上的“深挖洞广积粮”标语，早已被时光浸透——如今新建的九孔桥上青苔正以狂草笔意，将“开州汉丰湖，度假新胜地”的字样悄然爬满石栏。霓虹与波光跳着探戈的刹那，梅枝上的夜露突然映亮诗行：“似曾相识燕归来。”

4

归途中与某扇未关的窗相逢，白领姑娘揉着太阳穴的剪影，正被航标灯拓印在湖面。她的咖啡杯沿印着口红残痕，像未完成的莫比乌斯环。我们的疲惫在波光里轻轻相触，又随夜风流散。忽然彻悟山水为何总被古人托付魂魄——这湖原是永不合拢的子宫，白昼孕育游人的惊叹，暗夜使用文火慢慢煨都市人的瘀伤。此刻远处塔吊的红色警示灯，恰与苏东坡夜游承天寺时的竹柏影重叠成历史的复调。

公交站橱窗里的满身月华忽然簌簌作响，肩头樱花坠落时，穿校服的少女正弯腰拾取滑落的素描。她帆布鞋上画着燕子的涂鸦，书包拉链坠着故宫文创的青铜小兽。纸页间逃逸的速写里，暮色中的燕群衔着半山灯火，将春夜缝制成一件缀满星子的绸衣——这让我突然看清，所有易逝的都在创造永恒：桃坞散落的桃花在燕巢里重生，拆迁区的瓦砾在瓷片中诉说，而我们在湖山间的每一次驻足，都在续写《诗经》里“燕燕于飞”的古老诗行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开州博物馆馆长）

当暮色润透宣纸般的天空时，我正沿着汉丰湖岸边的蜿蜒小路归家。东边山峦里渗出一汪墨色，在云絮间徐徐晕染，将西天残阳酿成半盏琥珀光。湖面浮动的银箔被晚风揉成细碎的星子，叮叮咚咚撞向青石堤岸，惊醒了沉睡的苔衣——那些青碧的绒毯原是宋画里的苔点，经年累月吸饱了游人的足音与月光的银屑，此刻在暮色中舒展成局部《千里江山图》。

1

盛字山的金边轮廓渐次模糊，化作未干的水墨悬在天际。山腰处几株晚开的玉兰，像是王希孟挥毫时溅落的几点素白，在暮色中愈显清冷。对岸楼群的棱角浸在暮霭里，玻璃幕墙将晚霞切成菱形光斑，坠入湖水便成了跃动的火苗。野鸭掠过时翅尖蘸了朱砂，在渐暗的天幕上拖出数道胭脂痕，恍若《韩熙载夜宴图》中舞姬抛出的水袖残影。我的脚步声叩响木栈道，发

出古琴般的沉吟，惊起菖蒲丛中的白鹭，翅影搅碎满湖云锦，水珠串成的璎珞叮当地落回镜面，恰似李商隐诗中的“蓝田日暖玉生烟”。

湖面画舫的灯笼次第亮起，暖橘色的光团坠入深蓝，幻作游弋的锦鲤追逐船尾的涟漪。船头游客提着的小橘灯明明灭灭，白蜡燃烧的幽香混着服务员捧着的春橙花茶，在湖面织就无形的网。大觉寺的钟声恰在此时荡来，青铜震颤的余韵惊得白鹭斜切开水面，翅尖挑破的倒影中，四山的轮廓正与城市完成暮色交割——这仪式持续了二十年：自三峡移民新城第一栋玻璃幕墙吞噬了老茶馆的飞檐，寺里的晨钟暮鼓便成了丈量光阴的绳尺。垂柳新抽的鹅黄浸在湖中梳洗，枝条间悬着的蝉蜕，还封存着去夏的溽热与童谣。

忽然有燕群掠过，剪尾裁开薄暮，带着南

老家的青瓦房

□阿普

母亲从浓雾里走进山，再从浓雾里走出来，肩膀上多了一棵树，梦想中的那套新房子也就多了一根檩子。

20世纪70年代，父亲远在千里之外的矿山上上班，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，住着一套年年都为秋风所破的茅草房。遇上暴雨，无论堂屋还是卧室，都成了河。我们三人像淋湿了羽毛的三只小鸡，依偎在墙根，看着母亲把屋里的水一趟趟赶出去，顺着院坝边流向溪沟。

父亲从矿山回来，一边摸着我们的头，一边和母亲商量，要把茅草房拆了，建一栋新房子——我们祖寺垭村最漂亮的房子。

房子还没有影子，我们内心却泛起了涟漪，仿佛一套崭新的青瓦房惶然坐落在竹林之间，我们三个各有一间卧房，还有一个可随意滚铁环、打地牯牛（陀螺）的大坝子……“哞哞”的牛叫声从山坡上传来，惊醒了我们的美梦——新房子黄瓜还没有起蒂，说有多遥远就有多遥远，说有多难就有多难。

这么漂亮的房子，得用多少根墙角石来打地基，得要多少撮箕土来筑墙，得要多少根木头来做檩子……父亲越想头越疼，还没等他想明白，假期就到了。父

亲回到了矿山，脑子里却还在想修房子的事，并没有捋出任何头绪来。

母亲和父亲截然不同，她不想那么多，每天都在为修新房子作准备。一是存钱，二是存粮，三是存物，就这三样。

父亲的收入有限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节衣缩食，少花钱，多给家里寄钱。然而，家里除了我们，还有奶奶、大爷、幺爸和幺妈、姑姑、堂哥、堂妹一大家人，全都指望着父亲寄回的钱。虽然后来分了家，可每月父亲还是要把大部分钱用于照顾奶奶和兄弟姐妹，最终能落到母亲手上的钱少之又少。

存钱难，存粮食更难。母亲一个女人家，工分挣得少，粮食自然分得少，除了养活一家人，还要饲养猪、牛、鸡等，所剩无几。母亲别无他法，就知道节省，每天吃两顿饭，肚子饿痛了，就把腰带紧了又紧，忍住继续干活。有一次，母亲没有吃午饭，却从河下背了一百多斤红苕藤回家。山路本来就陡，红苕藤实在太重，每走一步，脚就闪一下，头就晕一阵。转过一道田坎，爬上一个陡坡，母亲眼睛突然发花，脚上无力，人开始往后退，额头冷汗如雨。母亲紧紧抓住一棵小树，人几乎倒在土壁上，眼前一团漆黑。她只

有一个信念，就是绝不松手。眼看就要坠入水田，乡邻陈世元恰巧路过，飞步过来，双手托住背筐，让母亲松开手臂，刹那间母亲一头栽倒在地，晕了过去。母亲得救了，我们从此有了一个救命恩人。

母亲就是这样不要命地省粮，不仅她饿肚子，我们三个孩子也饿肚子，还常常问我们是喜欢住新房子，还是喜欢饿肚子。我年龄最大，当然明白母亲的意思，就说喜欢住新房子。弟弟妹妹则不然，只一个劲哭闹，吵着肚子饿。母亲没有办法，就给他们两个多吃些，苦了母亲，也苦了我这个老大。

母亲的心很大，积累的钱却并不多，粮食也不满一柜子，倒是稻草、麦秸堆了一山，大小木头也有四五十根。

一到冬天，草垛上铺满了雪，如巨人般耸立在茅草房边，老房子显得更加低矮了。那些大小木头成了雪桥，架在茅草房和“巨人”之间，好一幅雪景图。母亲在雪中哈出一口热气，隐约从热气中看见了新房子拔地而起，开心地笑了。

五年过去，一切准备就绪，过完大年，母亲忙过春耕，便开始准备修新房子了。请了乡上一个罗盘匠，看了方位，定了堂屋开口，画了檐沟走向，用一根四方

山石奠了基，就开工了。

母亲人好，自然人缘就好，乡里乡亲都来帮忙，新房子一天天长高。父亲也请探亲假回来，却帮不上什么忙，一切都是母亲在操心。不过父亲可以从供销社弄到酒，然后陪匠人们喝，父亲天天醉，为新房子做出了贡献。

那一山一山的稻草和麦秸终于派上了用场，本来母亲是要烧几窑小青瓦的，可瓦匠说土不行，含有硫铁砂，瓦泛红不说，还容易开裂，于是就用稻草和麦秸换了一窑半的瓦，又花钱买了千多块就够了。

秋收之前，新房子修好了。父亲返回矿山，母亲和我们三姊妹住进了新房。山村的新房子真好，绿树成荫，鸡鸭成群，环境又清静，空气又新鲜。母亲虽然不知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也不懂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”，却美滋滋地过着幸福的日子。

时过境迁，母亲再是不舍，还是搬到了大城市。老家的房子也送给了一个乡亲。八十多岁了，母亲还时时想起乡村的青瓦房，以及院坝边的那棵香樟树……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